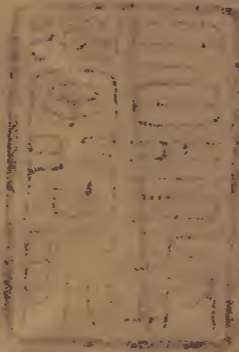


四書繹

大學
卷二終



				漢書門
二	一	六	八	
四	四	五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二	八
七	六
一	二
八	四
二	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26
冊數	24 (2)
函號	277 17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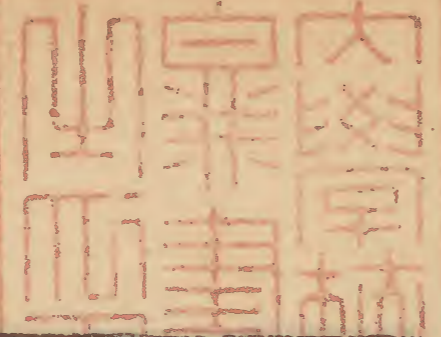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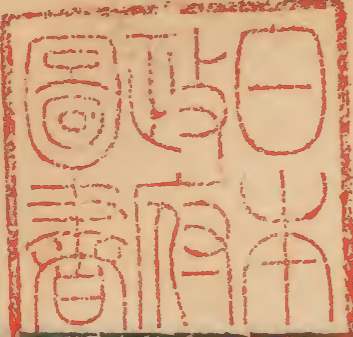


四書釋大學卷二

大學十傳

曾子既述聖經一章。日與門人講習。積時之久。發明遂多。門人熟聞而謹誌之。於是作十傳以附其後。大抵十傳是從有聖經之後而言。故聖經之言。渾全包括。呀之無極。凡四書中講明學問之言。皆可以與之發明。而傳者之言。各就中發明一義。詞語警策而快利。且傳意發明聖經處。明明德章引天之明命。新民章引其命維新。平天下章引峻命不易。惟命不于常。探原明德之所從來。為明明德於天下者。指出一箇主人翁。嚴恭寅畏所虔事之真宰。來一生學問。都要認定這箇。且章首以克字說起十章。以忠信字結住。總要人誠意以實做聖經所說功夫耳。其後六章條目功夫。與前四章綱領旨趣。句句相應。而後六章却分四節。五章補格物傳為一節。從致知格物。直說到物格知至。更不與他事相

淺草文庫



照六章七章釋誠意正心爲一節。從戒欺求謙。並檢點到視不見聽不聞處。終格致時。便要從獨中慎其欺謙之介。結以在正其心。則貫入脩齊治平內矣。八章九章釋脩身齊家治國爲一節。從惟其所向而不知察。直說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處。終格致誠正時。便要戒好惡之辟。大意重躬行以化之。連平天下亦在內。十章釋平天下從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直說到忠信以得大道。大意重政事以處之。連家國說來。卽連格致誠正修身說來。聖經從明明德於天下。跌到治國方及政事。言政事須在先做功夫時。嚴密也。此治國連修齊說。卽將躬行之化說盡。到政事以處。却連格致誠正修俱說到極處。故不同也。

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題鏡引書以解大人之學。在明明德。見夫子之言。淵源有自。落脉處須從。夫子轉到三聖方是十傳第一章文字。沈虹舟曰。明明德一語。發自聖經。

而傳者識所緣起。一溯而文。再溯而湯。三溯而堯。均有考而不謬者。愚按明德受之於天。而成性於己。得全於天。不可自己狹小了。古來聖帝明王相傳立言。或君臣告戒。或史臣記述。每與大學有相發明處。昔武王封康叔於衛。告以文王之能。明其德也。語類克只是真箇會明其明德。又曰。克字雖訓能。然比能字有力。見得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訓義。一般而聲響頓異。便見得有力無力之分。蒙引明字蒙上克字。讀所謂明之者也。德自是明德。文集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氣稟物欲害之也。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獨此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皆有所不克。惟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難。條辨克勝也。勝字去聲。讀便是克治而去之。作平聲。讀便是克勝而任之。朱柏廬曰。康誥言德。未見德之所自來。言克

明未見明之之功夫故引太甲之辭以繼之。愚按伊尹述成湯之德以訓太甲。語與康誥相發。**語類**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都是正箇性命。保合得箇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箇皮殼包裹在裏。或問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卽天地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日用之間。**愚按**以理言便是天命之性。以事言則仁敬孝慈信皆是天命。我如此不得不然底。紹聞編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可見一息之頃。一事之微。不可放過。**語類**顧諟天之明命。便是常見這物事。不教昏著。又曰。只是照管得那本明底物事。在今人無事時。又却恁昏昏底。至有事時。則又隨事逐物而去。都無箇主宰。這須是常加省察。又曰。今人多鶻鶻笑笑。一似無這箇明德。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又曰。只是心裏常常存著此理在方

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精明及其遇事而接物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求放心。只常存此心便是存養。既久自然信向。決知堯舜之可爲。聖賢之可學。如菽粟之必飽。布帛之必暖。自然不爲外物所誘。問常自在之。先生以手指曰。如一件物在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常覷在此。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衛。便是這模樣。**愚按**從無形中搆出有形來。可想見常自在之之義。**題鏡**由王而帝。正學統所由肇。**愚按**史臣所以贊堯者。氣象又大。**語類**人之爲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爲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小之。惟堯爲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昧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滙叅**峻德亦只是充滿明德分量。與湯文差別處。氣象自殊。義理則一。**蒙引**萬物皆備於我。堯舜與人同耳。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滙叅**三引書語。脉注皆字題鏡。末句合斷見辭異而旨同也。自字對民言。見古大人是自己用功

西書錄 大學卷二
不會分心到民上。沈虹舟曰：言德而明，在言明命而德在言。顧諟而克明，又在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之德畢竟迥越尋常，故峻爲殊異之辭。而克明又絕無異說，斷以自明可也。愚按：玩一自字，謂是自明自德後，文毋自欺，求自謙兩自字，正與此相應。滙叅精神，結聚在自字，以爲指點語，得。以爲鞭辟語，亦得。

傳之二章釋新民

論新之字義，是因民不能自明其德，而在上者爲滌其舊染之污，是新字專在民上用。不知革其舊而自新，則君與民原可以通用。且變其舊而爲新，煥然改觀，更無處用不得新字。故傳者就此一字備言之，以盡新民之義。輯語：自周以後，生民未經一新。雖漢唐盛時，亦幾刑措，然非至善之新。則聖人新民之道，究未嘗一日行於天下。愚按：漢承五代暴秦之後，民思休息，安其君之寬簡。唐承曹魏五代之後，君弱臣強，民樂其君之精明，所

以皆幾刑措，然皆無明德以新其民之意。但看他身不修，家不齊，如何能新其民。惟漢民休息之久，便思爲一節之行。唐民則皆有飛揚跋扈之心矣。故必人君先自滌其污，而後可言新民。昔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矣樂堯舜之道，湯三聘後就學焉，而後臣之。始知堯舜之道，必從自身起，而前日所沿之故習，直當濯之也。吳季子曰：沐浴之盤，蓋所常御，取而銘焉。九字森嚴，凜乎君父師之臨其上，而日教誥之也。語類：盤銘取沐浴之義，蓋爲早間盥濯方了，晚下垢污又生，所以常要日新。或問：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污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淪燥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污也。語類：苟日新，是爲學入頭處。而今爲學且要理會苟字，苟能日新如此，則下面兩句功夫，方能接續做去。而今學者只管要日新，却不去苟字上著功夫，苟誠也。要緊在此

一字陸稼書曰苟日新這一開最難破。如在重圍之中。要打出來。非具資
育之勇者不能。滙參此一日。合下功夫。境界全體具足。後面便可接續得
去。語類這箇道理。未見得時。若無頭無面。如何下功夫。終別撥得有些通
透處。便須急急躡蹤趨鄉前去。或問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
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
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污也。輯語日日從上日新生來。主繼續義。又日從上
日日生來。主提振義。愚按繼續處。日日提振。提振處。須用繼續。終見實功
息息不間。困學錄下二句。亦最是難進處。惟自強不息者。能之。朱柏廬曰
新字最妙。不但滌舊污為新。必逐日有一番振刷精神。便逐日有一番新
鮮氣象。只看朝曦迭代。萬象昭融。眼前境界。日日更新。至誠純一不已之
功。亦猶是也。語類問日新是明德事。而今屬之作新民上。意者申言新民
必本於在我之自新也。曰然。愚按自身有污。何以滌民之污。此節所以為

新民之大根本也。我既自新民。自然有感而新。此便是新民之大機關也。
語類民之所以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蒙引商民染紉之汚俗已深。至武
王布以維新之化。民亦皆有自新之機。但在上者未有以振作而成就之。
則亦未便能濯然一新。故武王於康叔之衛告之云云。滙參經文本指就
商周之際。言傳者義取斷章。只承上節看斯民感化興起。是新在作前復
為迎機鼓舞。振作箇自新之民出來。是新在作後。兼看義始員足。題鏡章
內五新字。俱非新民之新。此作字方是聖經新民新字。胡雲峰曰。前是顧
諛。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我者。此所謂作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我者。語
類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滙參作字中自有無限經畫處。置在愚
按民之新。從我自新來。與無本之教異矣。鼓舞振作。亦從自新中生。出法
則來。與無本之政異矣。滙參有天下國家者。息息與天命相關。惟克天德。
自作元命。國運世運。自有煥然光昌氣象。愚按念祖式穀各修職業。可以

百世不替者。此舊邦之人心氣象也。到新命時。却又有一般氣象。語類新
 民之極。和天命也。新必如是。而後為止。於至善也。愚按。民有自新之機。便
 是新命之機。鼓之舞之。做到新命地位。是氣機趕到了。緣自新新民處處
 顧。天之明命。積之之厚。掣動了天地機關。百姓在天地機關中日變月
 化。宇宙煥然改觀。便是命之新處。語類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
 豈會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我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
 天諱諄然命之。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為是。便是天以為是。若人民皆歸往
 之。便是天命之也。困勉錄文王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者。有關雎
 麟趾之精義。有周官之法度。致中和而至位育。盡性而至參贊。是所以新
 命處。孫若士曰。未有為天子之事。而已有受天命之理。仇滄柱曰。觀其克
 明厥德。而推之寡妻兄弟。以及家邦宮庭之內。如此。雖離朝廷之間。如此。
 濟濟田野郊關之內。如此。遂行遂畔。至其德化所被。當時氣象。日開日新。

此便是天命之新。愚按。命之新。只在現前局面上。規模濶大。思深慮遠。
 不受前人牢籠。不是效驗。或問小註。自新新民新命三項。以新民作主。自
 新新民之本。新命者。新民之應也。上三節皆有用其極之意。非獨文王為
 然。但文王之詩。是推極言之耳。愚按。人皆知用極是究竟處。不知起手時
 認取至善。即所以用極也。陸稼書曰。無所不用其極。是責成君子。不是贊
 誦君子。存疑。自新不用其極。無以立新民之本。新民不用其極。無以盡新
 民之道。愚按。此句雖結本章。然本章自新已帶上章來。則是通結上章也。
 文湯帝堯俱是至善樣子。故此統承上文。側卸君子以起下章之意。困勉
 錄學者讀這章書。要知位育參贊事業。都是我。可以做得來。底不怕風俗
 之日下。不怕氣運之難轉。只怕我自家一點舊染之污。不能斬斷。基趾先
 壞了。即自家略有一二分功夫。又看得三代之政。後世必不可復。將堯舜
 君民之念。不免放低。所以聖經賢傳都成了空話頭。看曾子以無所不用

其極責成。君子不肯一毫放鬆。這豈是迂濶不可行底。我輩不可辜負此意。

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上兩章已明明指出至善。故此接筆便引詩以指點之。許東陽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居天下之中。愚按。王畿千里。為天下臣民之所歸往。如朝聘職貢。必集於京師。禮樂征伐。皆稟命於天子之類。翼註。千里見至廣。意王都為四方之極。猶至善為萬理之極。至善之理。全體渾涵。無所不包。蒙引。自君臣父子。以至於動靜語默之間。皆有所當止之至善。沈虹舟曰。將邦畿影至善。見止之有處。合訂章句當止之處。處字即白文惟民所止所字。是惟民所止。不是惟民止之。以本然之義理言。且未說功夫。精言邦畿民所當止。所字從邦畿來。千里便惟民所止。惟字從千里來。雁參曰。邦畿則理非隱僻。曰千里。則不為狹小。曰惟民所止。則見無事不有至善。亦無人

不可止於至善。詩本文為賦體。傳者引之為比體。說箇影子引而不發。意味深長。沈虹舟曰。借黃鳥影人。愚按。緝蠻鳥聲未止之先。如道其欲止之情。方止之時。如鳴其得止之適。疏義。岑者。尖銳之處。蔚者。草木盛多之貌。岑則人所罕至。蔚則有以自藏。鳥之飛集。必止於此。所謂林茂鳥知歸也。題鏡於止字指其時。知其所止。止字指其地。語類。物亦各尋箇善處。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題鏡末句。須將人當知止意透發。人鳥相形處。須作映帶之筆。不粘不脫。張彥陵曰。玩可以字口氣。不會說煞。不如其必當警省意。凜然言外。翼註。承上節看。章句所當止三字。即所謂物各有所當止。但加人當知意耳。語類。或言大學以知止為要。曰。如君便要止於仁。臣便要止於敬。子便止於孝。父便止於慈。若不知得。何緣到得那地位。愚按。穆穆深遠之意。就下緝熙敬止。而歎想其深遠難於形容之意。與天子穆穆訓敬德之容者不同。題鏡舉文王為至善之準。集解通節。重止字而敬。乃

能止之實。語類緝熙是功夫。敬止是功夫。收斂處。愚按敬者心之精嚴處也。熙者敬之惺惺處也。緝者熙之繼續處也。緝熙敬是功夫。至到一片打成底時候。或問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一毫之蔽。故能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莫非至善。題鏡敬在心。止在事。安止見於事者。知明處當無過不及也。沈虹舟曰。文德之純。總歸入敬。敬止之敬。為敦化。餘五字為川流。愚按如是敬。卽如是止。下面五箇止字。都有敬字在內。須從文王實事指點。敬止為學者作榜樣。或問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

沈虹舟曰。舉五者見至善原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徐儆菴曰。舉聖人之止。作箇樣子。章句學者於此云云。正傳者立言本旨。愚按究其精微之蘊。云者仁敬孝慈信。皆是道理之第一著。凡君臣父子交國人之道。皆管攝在五字中。故能為天下立極。而文王之為人君。為人臣。為人子。為人父。與夫交國人之際。又無一不盡其當然之極。驟而欲究之。正顏子所謂仰彌高。鑽彌堅。瞻前而忽後者。要之不過博文約禮。層層推求。自到如有所立卓爾處。而所謂推類以盡其餘者。亦卽括在博文中。章句言此。正以引起下節大意耳。要如文王盡天理之極。須有講習討論之學。要如文王無一毫人欲之私。須有省察克治之修。語類問至善是無過不及恰好處否。曰。只是這夾界上些子。如君止於仁。若依違牽制。懦而無斷。便是過。便不是仁。臣能陳善閉邪。便是敬。若有所畏懼。而不敢正君之失。便是過。便不是敬。愚按若要無一毫繫累。而又恰中其適。如文王煞不易也。要如

文王之緝熙。彬。須日慎一日。而恂慄戰懼。未能如文王之安止也。須誠中形外威儀。可畏而可象。則衛武公之學。可一步而一趨也。語類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題鏡淇澳之詩。是衛人不諳其君子而作。愚按淇澳地肥。自能生竹。因竹之美盛。而思有斐之君子。其所由來者深矣。故以為興。饒雙峰曰。有斐云云。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愚按切磋琢磨。是借此字樣。以形容武公做功夫處。文集骨角柔韌。不容琢磨。王石堅硬。不通切磋。故各隨其宜。以攻治之。而其功夫次第。從粗入細。又如此。許東陽曰。章句治之有緒。謂先切琢而後可以磋磨。循序而進。功夫不亂。益致其精。謂既切琢而又須磋磨。求其極至。功夫不輟。語類恰是剗了一重。又有一重。學者做功夫。消磨舊習。幾時便去教盡。須是只管磨礪。教十分淨潔。又曰。瑟就心言。只是不粗疎。恁地縝密。個是剛強卓立。不如此怠惰闕颯。

條辨不粗疎。是橫說。不怠惰闕颯。是豎說。紹聞編嚴密不文久。便是不武毅。條辨看來。宜著於喧義為近。盛大於赫義為近。然必由宜著而後盛大。今詩文先赫後喧。故章句合訓在這裏。滙參宜著盛大。亦是兩層遞串。下有斐包上四句。愚按由功夫說到心裏。由心裏說出外面。總統成箇有斐。而衛人不能諳忘也。條辨淇澳之詩。有合於經之言止至善。故引而釋之。數者字也。字正就武公身上。指出所以得之之由。及德容表裏之盛。與人看。題鏡貪發各下截。則者字不靈。單寫各上截。則也字不出。須將各下截之理。在各上截中體出。方得者也。字膠粘神理。彙解骨角脉理。可尋切磋。至於剖析故屬窮理。君子之學。於理上剖析得十分明。始之分開界限。有似於切。又子細研析。使吾知識。朗然光瑩。則似磋矣。條辨講是明其大意。習是習熟。既講習矣。猶必探討辨論。方得其精微。沈虹舟曰。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去膚存真。縱橫脉絡交貫。切磋之所得力也。彙解玉石渾堅。

大學卷二

大學卷二

八

難治。琢磨主於攻錯。故屬去私君子之修。於人欲上刮削得十分淨。始之人欲堅不可破。我提醒此心。將此物累用力攻破。有似於琢。又子細磨礪。到人欲淨盡。真體瑩徹。則似磨矣。翼註自字亦不輕。自家身心何可不自家修理。題鏡有身體力行。不容旁貨意。有隱微獨知。人所不見。意許東陽曰。省是內自警醒。察是審察精詳。此求已有未善也。克者勝之。治者平之。沈虹舟曰。操存則有以戰。天人之勝。風行雷厲。涵養薰陶。皆得琢磨之所從事也。語類既切而復磋之。既琢而復磨之。方止於至善。不然雖善非至也。一章緊要。只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章主意。只是說所以止於至善功夫。最怕如今於眼前道理。略理會得些。便自以為足。更不着力。向上去。這如何會到至善田地。滙參學修下手時。便有主敬功夫。但學修未極。其至不到。得嚴密。武毅地位。則無瑟憚之可言。題鏡恂慄是敬心之純。敬之始不忽畧而嚴。不粗疎而密。敬之終無所屈而武。無所息而毅。嚴密則物

不能間。武毅則物不能撓。沈虹舟曰。動亦敬。靜亦敬。則瑟名敬日強。則憚名。愚按上節緝熙敬三字。於是可以庶幾矣。滙參正衣冠。尊瞻視。整齊嚴肅。亦是學者合下如此。然不到得裏面充實之至。難語光輝發越。可畏可象。題鏡威儀是敬德之容。敬則光明而不曖昧。所以宣著。敬則莊嚴而不猥瑣。所以盛大。沈虹舟曰。形且著則赫名著。而明則喧名。際辨積中不到形外處。形外不到光輝盛大處。便是誠敬有未至。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德在裏。容在表。一句合說在這裏。輯語德容表裏之盛。其用功只在學修。然必至表裏如此。方是功夫足處。愚按上節五者之無不敬而安所止。於是可庶幾矣。輯語有斐包上八句在內。盛德至善亦只就上八句指其實如此。或問如切如磋。講於學者已精而益精。如琢如磨。修其身者已密而益密。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存於中。威儀者輝光著於外。此其所以晬面盎背。施於四體而

爲止於至善之驗也。沈虹舟曰：學修既以該夫格致誠正修之實，而恂慄更以挈其樞機之繼，威儀復以盡其充實之光，觀其切磋琢磨，所謂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其瑟備赫喧，所謂一息尚存，臨深履薄之志，不敢少懈，而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所以爲至善也。困學錄：學修功夫，一步細密一步，則裏面精明；自一步精明一步，外面氣象自一步充拓一步，所造境界亦一步自然一步。到此明明德之功，已至盡處，直入盛德至善地位，故卽指其實而贊美之。愚按：盛德至善四字，不平言德之盛極於至善也。民不能忘，乃其盛德至善已到圓綻飽滿地位，便赫然長在人心。語類：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或問：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盈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發新民之端也。條辨道學自修正詩人美武公本指，到後來盛德至善却說得來大了，故或問以聖人言之。

意非武公所能當也。借詩來說明明德之止至善，不覺說到極致盡頭處。正所謂咏歎淫佚其味深長。匯參：學卽格物致知，修卽誠意正心，修身由學修之功，得力於內爲恂慄，卽是意誠心正，得力於外爲威儀，卽是身修。功夫做到至善，合乎人心所不言而同然，卽是明德之止於至善。連用者字也。字不過借詩做箇話頭，不得顧賓忘主。愚按：盛德民不能忘是其本，既厚而所以見於民者，順而無違，於是本此德以措於家國天下，則其施又當而萬物得其所，民之情先已繫於我，故良法有以載而行，而良法及於天下後世，故情又有所繫以永。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與上節民不能忘不容混而爲一，亦不可截然兩開。語類：如孔子仰文武之德，是賢其賢，成康以後，思其恩而保其基緒，是親其親，條辨賢其賢不但下位賢者，卽後王之賢者亦當賢其賢，惟親其親就統緒說，則後王所獨。紹聞編：其賢其親是前王之道德基業，是以佑啓後人，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賢其賢也。

本支百世宜。君宜王是親其親也。或問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紹聞編其樂其利指前王之澤田里學校開太平於無窮也。樂其樂是享太平之樂利其利是田里樹畜人有恒產或問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沈虹舟曰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親親尊賢其大端也。新民實政大都是不專其利觀絜矩章可見使之辛苦墊隘而型仁講讓之俗微矣。故在君子為賢親在小人為樂利。然有一毫人欲之私決不能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宜爾子孫振振繩繩財聚於上則民怨於下利竭於公則生靡於野前王只是盡夫天地之極原所由來蓋以封建井田學校舉其大而以朝廷燕射食饗民間築室治田吹幽樂蜡養老慈幼食力助弱之文盡其細故所得於新民遂能如此其曰賢其賢而親其親樂其樂而利其利有味乎其言之也。困學錄本說新民止至善却不說前王如何新民只

說民不忘前王是就對面看不說當時民不忘却說後世不忘是透過一步看題鏡各下四字是前王新民止至善處須實發各上四字是後人沐新民止至善之餘澤須唱歎傳神不重君子小人只重前王須以四其字為主見前王能使君子小人如此方得章句之意方是所以不忘之故。精言天下後世有君子即有賢親以貽之有小人即有樂利以貽之而且貽以親又貽以賢貽以樂又貽以利真箇處置盡善無一物不得其所。滙叅章句著所以字能使字都從本文四其字遙想當日創業貽謀事事經畫盡善不獨仁覆當時仰且澤遺後世末句畢然高望真有歎想不盡之神。愚按良法美意久而無弊是聖人精神貫到處精神貫於一世則人情載之於一世精神貫於世世則人情載之於世世前王制度踈濶多不及後人之詳密只前王精神貫到人情載之故久而無弊耳須看忘字弊由人生人不忘前王以人行法故無弊前云積之之厚擊動了天地機關於此

可見沒世不忘是他擊動底機關未嘗停息也。或問此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著明明德之效也。沈虹舟曰。傳者想是最長於詩。其釋止至善釋齊治何其辭之咏歎而淫佚也。觀此兩章知古人談性功王事俱可將詩印入而必於遠近卽離間容得自家理會。而邦畿邱隅之止何與至善之止。淇澳節說明德用逐節分配之法。前王不忘句說新民用虛者實之之法。條辨本末相須體用相足卽前章無所不用其極之意。亦以起下釋本末之旨。

傳之四章釋本末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經文已明。何待於釋。此章釋本末之先後耳。沈虹舟曰。前三章徵引詩書盤銘。此釋本末用夫子之言指點。此文章之變化。愚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由本及末。則人情響應。自然無訟可聽。操其末而忘其本。則機智相馭。變詐無窮。不得不出於聽訟矣。孔子不貴聽訟。

以其本亂而末不治。是不知本也。語類聖人說聽訟我亦無異於入。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陶漸染。大畏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子臯何嘗聽訟。只是自有感動人處耳。蒙引使字正有道理。便是能明明德以大畏民志也。孔子自說他要如此。故章句或問皆以聖人言之。解引孔子之言。至使無訟乎已止。無情三句。曾子解使無訟之義。故章句而言三字。愚按不說明明德於天下而沒世不忘。却從無情者說起。乃是與聽訟分界。處彼因其無情從而聽之。此却使之自然不得盡其辭。語類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愚按實能明其明德時。一段神彩。能使乍見者怵心懷詐者輪誠。亦是一說。須知聖人自不取近效。如爲魯司寇時有父子訟者。同往

而執之三月不別是也。語類大畏民志者。大有以畏服斯民。自欺之志。愚
按畏志。是無情者。所以不得盡其辭之故。自明明德而來。能此者謂之得
其本。知此者謂之知本。蒙引此字指孔子所言沈虹舟曰。此謂知本猶言
此足以知本。謂字勿泥。語類知字與經文知所先後知字應語類。使他無
訟。在我之事本也。恁地看此。所以聽訟為末。條辨經文三綱領後。便說物
有本末。八條日後。便說修身為本。諄諄提掇本字。見明明德而後新民。併
新民都是為已實事。不明明德而欲新民。徒多了一番聽訟之擾。

補傳之五章釋格物致知

讀書錄窮理之言出於易。以格物致知為窮理始於程子。或問程子之說
切於已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於
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
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其積累之漸。而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

聞思慮之所及也。語類問格物只作窮理說。曰不是只作窮理說。格物所
以窮理。格物者欲究極其物之理。使無不盡。然後我之知無所不至。物理
即道理。天下初無二理。又曰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見。故必因是物
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又曰不說窮理。却言格物。
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又曰所以
古人只道格物有物。便有有理。若無事親事君底事。何處得忠孝。愚按經文
開口說明德。便見內裏包涵。無所不有。若只圖圖說過。則明德空虛。無著
落。須著格物致知。人若忽略此兩件。則下面功夫。都無頭緒。朱子補傳所
以為明善之要也。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三句。是釋其義。盧玉溪曰。心外無
理。故窮理所以致知。理外無物。故格物所以窮理。語類推極我所知。須要
就那事物上理會。致知是自我而言。若不格物。何緣得知。而今人也有推
極其知者。却只泛泛然竭其心思。不就事物上窮究。如此則終無所止。所

以致知必在格物。若是極其所知去推究那事物，則我方能有所知。因學
錄卽物窮理四字最活最實，亦最密。理者物之根本，物者理之體實。理無
窮理，却說格物欲人向實處用功也。學者要做格物功夫，須先識得物字
親切。愚按蓋人心之靈六句，是說致知所以不得不格物之故。人心之靈
莫不有知，尋根從明德說起。語類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財該載敷施發
用處。又曰：靈底是心，實底是性，靈便是那知覺處，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
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此說得最精密。胡雲峰曰：或問釋知字云：心之神
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與釋明德相應。蓋此心本具衆理而妙之則在
知，具者體之立，有以妙之則其用行。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則在知，應者
用之行，有以宰之則其體立。蒙引：人心所知者卽物之理，而物之理原無

不具於人之心。或問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
體之虛靈足以宰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
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
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
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愚按知在心而周於物者，性也。理在物而具於心
者，亦性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卽孟子盡其心者之心字。而天下之物莫
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卽孟子言盡其心者之盡字。盡
其心者，知其性也。孟子此句發明大學最有功。性雖卽是理，要於理中識
其天然不假安排之妙。故孟子又嘗言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
以利爲本。蓋格物時便要言性，而知性却有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
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可得聞，卽是格物窮理
到得可與言性時，方與之言性，而性可得而知矣。大學始教六句指示致

知格物功夫。困知記。盈天地之間者萬物。人固萬物中一物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質既異。則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備於我。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於大。大學之教。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語類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父兄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理會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功也。著涵養也。著致知。或問聖人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語類問格物是小學。已有開明處了。便從大學做將去。實究其極。曰。人也不解。無箇開明處。總有些發見處。便從此挨將去。漸漸開明。只如一箇事。我終發心道。我要做此事。只此便是發見開明處了。便從此做將去。又曰。知先

自有總要去理會。便是這些知。萌露若懵然全不向著。便是知之端。未嘗通。總思量著。便這箇骨子透出來。且如做些事錯。纔知道錯。便是向好門路。却不是方始去理會。箇知。困學記。已知之理。所該甚廣。以人心言。虛靈不昧。無一理之不具。是所固有之理。就物言。本心之明。因物有覺。端倪之發。亦是已知。就一物言。所嘗用力。略見其端。未窮其委。所見者。即是已知。就眾物言。於一物究其精微之蘊。又當推類以盡其餘。其已窮者。是所已知。語類。只是如今須著因其端而推致之。使四面八方千頭萬緒。無有些不知。無有毫釐滯礙。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而充之。便是致字意也。又曰。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文集。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萬事之當。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

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語類問因其已知之理。推而致之。以各至乎其極。是因定省之孝。以至於色難養志。因事君之忠。以至於陳善閉邪之類否。曰。此只說得外面底。須是表裏皆如此。若是做得大者。而小者未盡。亦不可做得小者。而大者未盡。尤不可。須是無分毫欠闕。方是。又曰。凡是知。須是知到極處。如這箇物。四郵四角。都知得盡。前頭更無去處。外面更無去處。方始是格物到那極處。又曰。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到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功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或問。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語類程子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

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若是人專只要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家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愚按。物不外心。身家國天下。格物要究極。其中蘊藏細微。探本窮源。旁該繁頤。以備日用措置之需要。知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緊切處推究詳細。外面事物。只要斷置得妥當。不拂其理便了。又於大綱上見得箇當然之理。其中條目。則從大綱上貫將去。若逐件平等以格之。便叫做散亂無紀。語類表者人物之所共由。裏者吾心之所獨得。表者如父慈子孝。雖九克八蠻。也出這道理不得。又曰。外面事要推闡。故齊家而后治國。平天下裏面事。要切已。故修身正心。必先誠意。致知愈細密。又曰。表便是外面理會。得底裏。便是就自家身上至親至切至隱至密。貼骨貼肉處。今人處事多

是自說道且恁地也不妨。這箇便不是。這便只是理會不會到那貼底處。若是知得那貼底處時。自是決然不肯恁地。又曰。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是之謂表。至於約我以禮。又要逼向已身上來。無一毫之不盡。是之謂裏。又說裏字云。此箇道理。不惟一日間離不得。雖一時間亦離不得。以至終食之頃亦離不得。問精粗曰。如管仲之仁。亦謂之仁。此是粗底。至精處則顏子三月之後或違之。又如充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則義不可勝用。害人與穿窬固爲不仁不義。此是粗底。然其實一念不當。則爲不仁不義。愚按表是外面箇總名。如孝慈仁義之類。裏是就其中細分金處。精與粗都是裏。如孝是表。而養志與養口體分精粗。仁是表。而管仲之仁與顏子之仁分精粗。語類須是表裏精粗無不到。有一種人只就皮殼上做功夫。却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是處。又有一種人思慮向裏去。又嫌眼前道理粗。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談

元說妙之病。其流必入於異端。又曰。有人只理會得下面許多。都不見得上面一截。這喚做知得表。知得粗。又有人合下便看得大體。却不就中間細下功夫。這喚做知得裏。知得精。二者都是偏。愚按據此。則粗近表。精近裏。語類粗是大綱。精是裏面曲折處。愚按表裏有定名。而精粗無定位。有此人以爲精。而彼人以爲粗。又有今日以爲精。而異日以爲粗。蓋因用力淺深而識逐人不同。又逐時不同。所謂裏面曲折處也。知表而不知裏。則止有粗而無精。知裏而不知表。則雖殫思竭慮。而不知其理之各有界域。則思慮無有統攝處。知粗而不知精。如子貢之多學而識。不知一貫。知精而不知粗。如曾點所見。近似堯舜氣象。然問之以兵農禮樂。則未能知是也。語類如讀書便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他。久後貫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道之一本處。又曰。識得那事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得也。

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又曰。居敬窮理。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功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功夫日益密。又曰。格物是逐物。格將去。致知則是推得漸廣。愚按。知在物。先從物上逐件着了。實卽物卽知。隨格隨致。是零星說。知在物後。緣格物多了。見其要領。便將前面所知一絡索都入我心中。線索却又將此知去。格物層層推致去。須有極盡時。謂之窮理者。溯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一因字最妙。以漸而推。無隔越層次之理。問舜聞一善言。若決江河。豈不隔越層次。曰。聖人透過得快。却也不是隔越。但其鋒迅利。一霎時便透過耳。是故格物固以致知。亦致知乃以格物。卽如格一物。或自表而推裏。或自裏以推表。或自粗以及精。或由精以推粗。表裏精粗物中自具。而以知往來於其間。乃所以推致之也。至於用力之久。四句是要其成功。語類積習既多。自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也。及其得之也。又却

不假用力。愚按。到豁然貫通時。前日所格底物。却是一舉而空之。未格過底。亦玲瓏剔透。無不周遍。故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到此時。便知性了。格物窮理。須到知性處。方纔能生其神明。而旁推交通。心無不盡。語類問全體大用。曰。體用原不相離。如人行坐。坐則此身全坐。便是體。行則此體全行。便是用。愚按。向來自心遮蔽。全體有所缺。故大用不能遍。今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內。而吾性之理。明卽是全體外。而事物之理。備卽是大用。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語類致知。則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之也。知至。則理在物而吾心之知。已得其極也。愚按。此卽孟子所謂盡其心是也。語類須是真知了。方能誠意。知苟未至。雖欲誠意。固不得其門而入矣。惟其胸中了。然知得路徑如此。知善之可好。惡之可惡。然後自然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

傳之六章釋誠意

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為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知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爾。愚按燭理之明是章內三君子字身分三必字從此而生。語類誠意只是實其意。愚按意即為善去惡之意。誠是真心實意去做為善去惡之事。誠意在致知格物之後者。有一分知便可誠得一分。有十分知便可誠得十分。語類須是見得分曉。今人果見得分曉如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飢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此意自實矣。又曰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功夫。不是物格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都了。如此却不消說下面許多看下面許多節節有功夫。或問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可好可惡之極者。故大學之教必進之以誠意之說焉。輯語但就所

知善惡如當下之當好當惡是非未嘗不明。就此明處發為好惡之意。便當盡其好惡之力。愚按先將為善去惡安頓在前。折入毋自欺便隱然提動了。獨字。語類非為此人不欲為善去惡。但此意隨發常有一念在內阻隔住。不放教表裏如一。便是自欺。又曰心只有一帶路。更不著得兩箇物事。如今人要做好事。都自無力。其所以無力是如何。只為他有箇為惡底意思在裏面牽繫。又曰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自家知得善好。要為善。然心中却覺得微有些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又曰所謂毋自欺者。正當於幾微毫釐處做功夫。只幾微之間。少有不實。便是自欺。又曰自欺只是自欠了分數。愚按自欺與否總要在知上勘定。如知得一分。便用十分誠意去做這一分。若知得六七分。亦當用十分誠意去做這六七分。若知得六七分而止。做四五分。便是欠了。知已到十分而止。做九分九釐。亦是欠了。欠了便是自欺。自欺字詞意。鑿刻蓋自發之意。如何又自強。蓋

過去毋者禁止之詞。直須一刀兩段。始得毋自欺也。四字略逗。語類加惡。惡臭如好好色一段。便是連那毋自欺也。說言人之毋自欺也。時便要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樣。方得。又曰。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謙了。愚按三句。只作一氣讀。不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後。自家方纔快足。只用好用惡時。便如此。以快足自家心。李百足問求謙之意在先。曰。求謙之意在先。因而貫於好惡之中。問如何貫於其中。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即所以求謙也。故終身無已快已足之日。終身只求快求足之心。語類只是要自快足我之志願。如飢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皆自以求飽足於已而已。非為他人而食飲也。沈虹舟曰。好惡偏真於惡臭好色者。是發於人心也。好善惡惡。便不真者。是發於道心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轉人心之勝為道心之勝。困學錄。自謙須要滿足。自欺只在毫釐。愚按自欺有一分。則自謙欠一分。惟其求謙。所以戒欺時。時戒欺。即是時時求謙。戒欺求謙。無時而已。是普

例教人之詞。是誠意二字正詮。惟君子便真箇如此。題鏡故字直下承當。愚按上兩自字。已緊注獨字。必慎。承戒欺求謙說下。有欺謙之介。故當慎。欺易長。謙易消。力持於消長之間。故必慎。慎獨者。審欺謙之介。以致戒欺求謙之功。全身功夫。要在隱微獨知處。判斷得下。語類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又曰。誠意十分為善矣。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間於其間。此意一發。便由斜徑以長。如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又曰。雖無大段自欺不誠處。然亦有照管不著所在。所以貴於謹其獨。又曰。慎獨欲其自謙也。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皆以實而無不自謙也。又曰。惟知至者。見得實是實非。灼然如此。則必戰懼以終之。此所謂謹獨也。愚按獨中有幾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鉅。幾始於獨。護疾甚便而斬絕亦在我。慎獨只是審幾而戒欺求謙。全身功夫。要就此中消息。君子之慎無定時。

隨所發之時為時。無常地。隨所發之地為地。這箇功夫。直是終身以之。語類必如此。方能意識。蓋無放心。底聖賢。惟聖罔念作狂。一毫稍不謹慎。則已陷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知之不至。則不能謹獨。亦不肯謹獨。又曰。須十分知善之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分未盡。只此一分未盡。便是糊塗。苟且之根。沈虹舟曰。意不誠。便是小人。所謂小人。儒為人。只於其意辨之。愚按。開口毋自欺也。為主。此之謂自謙。只作申明語。蓋求謙與好善。要向進。是無了期。底惡惡與戒欺。須直截了當。了便休。而事未易言。故大學再申小人云云。甚言惡惡戒欺。不可不直截了當。以為學者失足之戒也。何謂自欺。只是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八字盡之。若有此八字於心。任你知到通天徹地地位。所為無不虛假。此病若去不盡。但有絲毫。亦足為全體之墨。何必定言小人。只為不言小人。不足以盡揜著無益之弊。人人當以自欺為戒。即人人當以小人自惕。雁參。閑居獨處與

獨知之獨。雖稍殊。而意自相通。愚按。小人畏慎獨之難。苦其功夫拘束。而不舒。自造一種話頭。惡禮法。而談脫洒。不知內裏藏了多少苟且念頭。於善之當為者。不勝疑慮。於惡之當去者。每每繫戀。漸之浸淫。於事為。而謂人所不及察。因以順適於日用。而并非已之所得。檢閒居為不善。正。因獨知之地。種了自欺念頭耳。雁參。為不善。無所不至。由不慎。以至斯極也。語類。心中原有此等物。發而為惻隱。這便是仁。發而為羞惡。這便是義。發而為辭讓。是非。這便是禮智。且如齊宣王見牛之殼。便有不忍之心。欲以羊易之。這便見惻隱處。看來這箇。亦不是甚昧。只是見不完全。及到與甲兵危士臣處。便欲快意為之。是見不精確。不能推不忍之心。而愛百姓。只是心中所見所好如此。且恁地做去。愚按。自欺為始。即不善日長。而善日消。是非之心。幾於泯沒不存。一見誠意之君子。不知不覺。逗漏出本心來。自顧猥瑣情態。亦復懷慚。平日意氣揚揚。不知消歸何有。翼註。厭然者。意

愧則神消氣沮消沮了自去閉藏。卽下文揜著是也。不平說。語類今人在靜處。非是此心要馳騫。但把捉他不住。此已是兩般意思。至於見君子而後厭然。詐善時已是第二番罪過了。又曰。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甚者。雁參人之視。已是傳者點醒。小人處。題鏡人卽君子輩人。如見如字。因肺肝字而設。須實說君子洞見隱微。下何益方接得穩。愚按無所不至之不善。安得君子一一而見之。正緣他揜著情形。早已底裏盡露。語類誠中形外。那箇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自別決不能欺人。祇自欺而已。沈虹舟曰。縱有善可著。要是善爲假而不善爲實。語類此是惡底。真實無妄。善便虛了。誠只是實。而善惡不同。實有一分惡。便虛了一分善。實有二分惡。便虛了二分善。雁參誠中形外。就小人一面點出。如冷水澆背。如熱湯灌頂。須知不是調侃。小人正是提醒君子。語類外面一副當雖好。然裏面却踏空。永不足爲善。永不濟事。莫更說誠意正心修身。至於治國平天下。

越沒干涉矣。編聞編須厲聲讀。一誠字蓋未有實於中而不形於外者。沈虹舟曰。誠中形外。卽下文德潤身之所由。然先從反面勘透。一定機關。非常警悚。紹聞編。小人不慎。獨流弊至此。故君子必以爲痛切之戒。愚按上節君子知之至。自然必慎其獨。此節君子指得濶。凡爲學者皆當以小人爲戒。而必謹其獨。語類外面雖爲善。而內實爲惡。是兩箇人做事了。外面爲善。是一箇人裏面。又有一箇人說教我不好。如今須勝得那一箇不好底人去。方是豈有學聖賢之書。爲市井之行。又曰。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由中及外。表裏如一。皆以實而無少自欺。愚按這箇必慎其獨。非止道戒其揜著無益而已。去得此病。方好向進所謂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也。向前去。忿憶四者之用之偏。亦惟自知之而自治之。再向前去。心不在焉。而不見不聞之失。亦惟自知之而自治之。不愼其獨。直是無著手處。又按十傳皆門人述。曾子釋經之意。忽有會於曾子平日警。

學者之語。滙參承上作更端提唱之詞。曾子曰三字。煞有意味。姚承菴曰。人之指摘。雖在彰灼之時。而究之一念之始。乃十日十手所交集處也。重看所字。自明。困學錄獨知之處。便是機之已動。而不可揜。所字是實境。非虛語也。愚按誠中形外。有兩候。而所誠所形。非二物。看所字。是言推原到此處。一毫瞞不得人。故曾子以為獨知之地。莫放寬了。彼指視之叢集。將挾摘於此處。滙參可畏之甚也。惡固可畏。善惡無中立。纔出於善。便入於惡。尤可畏。若謂我已皆善。即所謂罔念作狂。愈益可畏。語類說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要除了。下面有些小病痛。亦輕可若不除去。恐因此滋蔓。愚按上面既已斷煞了惡。惡戒欺一路。下面便要細講好善求謙之事。意與知為緣。知所未至。雖欲慎獨。而不知所以慎也。知屢進而慎獨之功。每與之俱進。積累功深。可以言德矣。語類一念之實。一事之實。皆為誠意。至念念如是。事事如是。又日日如是。欲淨理純。行道實有諸已。即所謂德。

滙參富人財聚於家門庭廡室。不期潤而自潤。德之聚也。亦如之。題鏡論語之浸潤。是從外透內。此潤身。是從裏達外。語類心本是潤大底物事。只是因愧怍了。便卑狹。被他隔礙了。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能常舒泰。滙參有德之人。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乃是自謙中快足境界。愚按誠意功夫。初間甚難。到潤身時。便有掣動底機關。而氣機之行。其末流又甚易。如心廣則正。心有大半得力處。體胖則修身。有大半得力處。翼註心廣當不得正心。然由其廣者而澄澈焉。即正之漸也。體胖當不得修身。然由其胖者而檢察焉。即修之漸也。愚按朱子謂此章是人鬼關。未過此關。是鬼。既過此關。纔是人。豈可不勇猛精進。題鏡故君子故字。須於心體關切處。清出滙參明結誠意以釋經也。暗包慎獨。乃是誠意中骨子。看來三必字。與開章毋自欺也。一毋字。相為擊應。題鏡當云戒欺求謙。以謹獨而誠其意。方是結本節以結通章之旨。語類為學決定是要做聖賢。此是第一義。便漸漸。

有進步處。若便道自家做不得。且隨分依稀做些好。這是見不徹。所以說道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謂吾身不能者。自賊者也。愚按自此以後。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要以誠貫於其中。故君子必誠其意。是不了語。貫下之詞。語類意未誠。以前尚泊在人欲裏。誠便全在天理上行。後面節目未是處。却旋旋理會。又曰。到得意誠。便是過得箇大關。方始照管得箇身心。又曰。前面事更多。自齊家以下。至治國則其事已多。自治國至平天下。則其事更多。只是源頭要從這裏過去。愚按學到知至意誠時。正心功夫已過半。尚有餘病。須誠意以終之。

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自修身而言。須向前在正心上做許多功夫。故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到知至意誠時。正心功夫已過半。不過於修身時將正心功夫再整頓一

番。無許多艱難。故曰修身在正心。夫氣質之偏。伏於心中。纔觸便動。纔動便不得其正。以害於所行。如宋理宗言。國家之待濟王亦已至。是忿懣不得其正而不自知也。司馬牛多憂懼。聞君子不憂不懼。而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是恐懼不得其正而不自知也。袁紹以少子病。却謀臣之策。坐失事機。是憂患不得其正而不自知也。虞公受璧馬而與虢俱亡。是好樂不得其正而不自知也。語類劉圻父說正心章。謂不能存之。則四者之來。反動其心。此說重在先存心。但如何存心。殊無下手處。曰據傳文是說四者之來。便撞翻了這坐子耳。此時用力自持。不使其欲動情勝。確有下手處。愚按正心已有了功夫。但氣質之偏。變化未盡。接物時或至動而失其正。如遇可怒之事。忿懣所不能無。一不察。則心為忿懣所動。而不得其正。恐懼好樂憂患皆然。不得其正者。章句云欲動情勝。而用之所行失其正。欲動情勝。是連本體都動了。用之所行失其正。則身之不修。病連心體。仍是粗大之病。

若身與物接而心偶不虛則以有所繫而不在。心偶不靈則以無所著而不在。往往有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者。此於本體未嘗動而心有不在。則無以檢其身。顏子之所以欲從末由。只或先或後之間。略昧於機宜。便無以善其用。乃是氣質微有隔礙處。此其際亦惟自知之而自治之。皆在。必慎其獨也。句內直貫至此。白文兩提心字。是說誠意後。心猶有兩般病。其病皆在氣質。上有淺深之分。章句亦兩言察字。是治病之兩法。前察字。其病可即時而除。後察字須用敬。以直內功夫。愈入愈細也。皆克已變氣質之功。程子定性書云。人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臨事克己之法。所以治前節之病。其後節之病。章句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諄諄致訓。豈無意乎。此謂修身在正其心。以兩節本文。只言病而不及治法。故在正其心四字。最有力。病證既明。而治法即在其中。章句於首節將治法用反筆帶出。次節將治法明白指出。故末節不復

著語。只令人深體本文。便得之矣。其後又註數語云。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章句於首節先指一病令人察。次節又指一病令人察。便知正心為修身之主。今講章之說。則但極言心不正之害於修身。絕無教人密察意。明明德至此章結局。蓋誠意章方去其物欲之蔽。此章直去其氣稟之拘。正其忿懣等病。則靈中有主。乃復其虛中不昧之初。正其視不見云云等病。則虛中有實。乃復其靈中不昧之初。誠意正心功夫。不甚分析得開。其始也。誠意原以正心。其既也。正心都不脫誠意。故君子必誠其意。既作不了語。此謂修身在正其心。亦作不了語。並行貫下。下數章俱有誠正功夫。暗脉相牽。

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自齊家而言。須兼許多功夫。以修身。方可以齊家。今從格致誠正說到修身。則上面功夫。俱不須說。只就齊家中。勸他身

之修不修如何耳。此所以換箇在字前章說修身却不說修身其吃緊處在。心也。此章言齊家却不說齊家其吃緊處在身也。語類念憶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問如何修身却專指待人而言曰修身以後大抵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濶一節去松陽講義心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發而為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各隨其所當然而施之銖兩不差方可謂之身修或問必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誼而齊其家。題鏡齊家則欲舉家之美者惡者而皆就埋也。人字貫下略頓。愚按人謂眾人則君子之心未正身未修者皆在內此正為欲正心修身之君子言。題鏡親愛五者一層各有當然之則一層辟字一層四書通身與物接惟愛最易偏故以親愛先之。語類所親愛如父子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不可以不爭子有不肖不可不知教之又曰為人父雖是主於慈若一向辟將去則子

有不肖亦不知責而教焉不可。又曰不率者則賊惡之人固有一種可厭者然猶未至於可賤惡處或尙可教或有長處亦當知之若一向辟將去便賤惡他也不得。又曰賢者則畏敬之。愚按一家之中看得才且賢者豈不畏敬之但他做事有不合道理處須當正教之。語類無告者則哀矜之。如有一般奸惡方欲懲之被他哀鳴懇告又却便恕之這便是哀矜之偏處。又曰所敖惰如見那人非其心之所喜自懶與之言即是忽之之意孔子不見孺悲孟子不與王驩言。愚按或因處非其據如本疏也而強親本卑也而自尊未同而言之類與他周旋自覺違心。題鏡敖是簡於為禮情是懶於為禮。語類有一般人非賢非親未見其為不率又不至於無告則是泛然沒要緊的人見之豈不敖惰雖聖賢亦有此心然亦豈可一向敖情他一向敖惰便是辟了須檢點不可有過當處。又曰五者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飢而食只合當食食纔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纔

過些子便是偏。又曰修身多少事不說。却說此五者何謂子細看來身之
所以不修。無不是被這四五箇壞事。松陽講義。歷舉五者之偏。只是要人
加察。非謂必有此病。亦非謂必無此病。愚按。辟不在意。未誠以前。却不是
心正以後事。蓋誠意是功夫起處。心正是功夫成了。意雖卓然。能誠而心
未易言正。蓋正心是未易究竟底。松陽講義。親愛畏敬。哀矜而辟。是偏於
好。賤惡。敖惰而辟。是偏於惡。語類。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
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亦然。困學錄。不定要於好處求惡。惡處
求美。人之美惡。自有分量。若能虚心詳察。不執己見。隨物用情。而當乎其
分。便是知疏義。章句當然之則。四字。從傳文辟字對照出來。立此五者之
權衡準則。語類。人必是心卓然立乎此數者之外。則平正而不偏。辟自外
來者。必不能以動其中。自內出者。必不至溺於彼。愚按。好不知惡。惡不知
美。承上五句言。辟之不加察也。沈虹舟曰。吉甫之賢也。以後妻之言殺伯

奇。可謂好惡之得其正耶。是知雖聖賢。不可不以庸眾自警也。滙叅故好
云云。故字與故諺節故字。都從一辟字次第生出。而淺深相承。乃愈見察
之不可以不早。松陽講義。這箇偏病不除。勢必日甚。一日始而偶然之蔽
也。漸且蔽之時多。不蔽之時少矣。始而無心之差也。漸且差於外者。遂中
於心矣。故諺云云。朱子謂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愚按。此言辟之
惟其所向也。四書通人情所易偏者。愛為尤甚。况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情。
愛昵比之私。尤所難免。身所以不修。深病在此。說約穀之始。生曰。苗碩大
也。滙叅。尙未到築場納稼時候。而已莫知其碩。正見貪得無厭之情。深痼
不可解。又曰。兩莫知從上天下鮮矣。唱數而下。只舉似大意。使人猛省。不
必沾沾分為好惡。又曰。上兩節就用情之辟。隱隱照出身不修而家之所
以不齊。卽緣此而見。松陽講義。身之好惡一偏。則受其好惡者。非淫縱卽
怨懟。且家人效之。其好惡無不偏。一家之氣象可知。愚按。家之中。亦有政

有教政之不當故不服教之不當故不化若此者非是不欲齊家直是不可以齊其家題鏡不可以齊以一定之理必然之勢言之滙參徒拍經文獨用反結愚按語勢與後章桃夭三節遙遙作反正呼應之筆所以不可齊家正爲他身與家人有多少不宜處耳下不恕不喻之脉卽埋伏於此輯語自誠意傳後好惡字直貫到底四書鏡誠意章好惡發諸心者欲其實此章好惡及諸家者欲其公平天下章好惡施諸政者欲其大愚按修身非止齊家之本故反結作不了語氣與下其家不可教云云一連片說

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章意釋齊家治國而章內語意俱連身說來故開章仍以必先字喝起困學錄緊接上章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說來愚按上章結句云云是齊家在修其身了夫脩身非獨所以齊家也卽治國亦由之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修身以教家教家以教國是一連串底事身不修既不可以齊其

家是其家不可教而能教國人者必無是理題鏡修身以上皆學之事下俱是教之事故此章首拈出教字來愚按教國教家雖兩事而其理自修身出國與家一耳故君子不出修身教家之事而教國之理已成於此或問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翼註成教謂成箇教如云規矩已立模範已昭便是成未說到民從上語類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下便說其所以教者如此這孝弟慈三者便是教之目葉思夫曰在家祇有父兄子弟故齊家則惟教之以孝慈在國則有君長百姓故治國則兼教之事君事長使衆愚按三者字貼定君子修身教家說精言三所以字有條教號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愚按孝者三句緊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言君子既以孝弟慈修於身而教於家莫說國中孝弟慈之教不出於家卽其所以教國人事君事長使衆者亦豈外孝弟慈而另爲一教乎須看得與教家是兩箇節次

是一箇道理。語類三者是教之目。後面却是說須是躬行。方會化得人。愚按躬行字直提所藏乎身身字。然躬行須有實心。故從心誠求之說入。所謂立教之本也。人看孝弟慈與事君事長使衆。外形相似而中實不同。又疑在上者卽躬行倡率。未必國人便鼓舞從教。而不知此其中有天焉。不假強爲。康誥所言如保赤子是已。語類孝弟二者。雖人所同有。然而不失者亦鮮。惟有保赤子一事。罕有失之者。故傳者特發明人之所易曉者。以示訓正。與君子言見孺子入井之意同。愚按保赤子只是誠求誠求本自性生。此是立教之本。不假強爲處。不中不遠。見得誠求之心。遇事而皆足也。孝弟慈與事君事長使衆。只有此誠求之心。周流貫徹出來。便都好。故以孝弟慈該事君事長使衆。不是形模比擬說來底。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見誠求之心。隨人而皆具也。就保赤上指出人心本然之天良。見得君民上下無不各有此心。伏藏於天性之中。但在民在下者主應。伏下節二

字之。在君上者主威。却要識其端而推廣之。陸稼書曰。未有云云。不是說不要學。乃其端不待學。擴充則要學。識其端而推廣之。卽中庸所謂致曲。孟子所謂擴充。朱子此句最有關係。愚按章句補此句作兩節。關係欲人滿其量也。爲上者不識其端。不極其量。則無以觸國人之天良。而國人不化。蒙引能識其端而推廣之。則教自我立。而一家仁讓。一國仁讓矣。愚按傳文於上言孝弟慈於下言仁讓。不相照顧者。須以中間誠字作過接。自分明。上是分言其教。下是有誠以貫於其中之名也。誠貫於孝弟慈中。藹然相親者是仁。秩然有倫者是讓。上以是修。而仁讓行於門內。誠之心既日積而日滿。下以是應。而仁讓徧於臣民。誠之性且隨觸而隨通。至是而向之所謂成教於國者。今果無不興矣。國之人不但興孝與弟。興慈而孝弟慈內有仁有讓。亦且興於事君事長使衆。而事君事長使衆內亦有仁有讓。須從上節看下來。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卽天性所伏藏而弩牙

之欲動者也。識其端而推廣之，以至於一家仁讓，則爲有以撥其弩牙而一國之仁讓隨之。沈虹舟曰：孝弟慈合來是一團和氣，故是仁與戾反。是一團理意，故是讓與貪反。三者以之教家，實以之修身，故言一家可卽言一人。可語類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愚按善有機惡亦有機，善之機得多少，功夫方纔鼓動，故一家仁讓而暨於國，章句於上面加識其端而推廣，句惡之機一人纔貪戾，一國卽作亂，只一觸便動。或問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題鏡章句發動所由，玩所由二字，見不發於人而發於我，不可不審其機而謹其動也。翼註一言當作有國者之言，方與下文相配。愚按一言債事緊接一人貪戾二句說下，有甚言其易之意，蓋善是向上事，所謂從善如登，惡是流下事，所謂從惡如崩，然天理常存，人心不死，看古來難者却悠長，易者卽短促，有數百年蒙昧不開，小人乘時恣睢，庶民憂戚咨嗟，不知何

日得見太平，一旦聖人出來，摧陷廓清而億兆從風，小人無容足之地，便是會朝清明氣象。一人定國句打轉仁讓二句，鼓舞學者認取門路。做箇頂天立地底人，是何力量。滙參一人定國者，握機而遵要在反來諸身故。又推本所好稱堯舜以實之，題鏡上節言仁讓此單言仁，則讓卽在仁之中，只躬行孝弟慈，便是帥以仁，宜照敦睦克諧意發民從是皆爲仁。滙參復舉桀紂作一反照，愈見所好之不可以不端，而立教非徒號令文告之爲也。語類此章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平天下何也。曰治國治天下自是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金仁山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爲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時亦所必有，但其所好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在反求諸己，乃政令之本。題鏡堯舜二句只引起其所令二句，其所令二句亦只引起君子有諸己二句，說破成教之本。領總歸重君子身上，君子正是所令不反所好者，求與非其令也有

諸已無諸已先正其所好也有善是有孝弟慈於已無惡是無不孝不弟
 不慈於已含有教家意語類尋常人有諸已何必求於人無諸已何必非
 諸人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大抵治國者禁人惡
 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或問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
 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已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
 焉則表端影正源潔流清而治已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滙參章句自首節
提出身脩則家可教下面節節暗藏修身在內到此歸本所好方明揭身
字為通體點睛又拈出一恕字是出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功夫實地正朱
子所謂躬行方會化得人之義題鏡不言發而言藏重治已也求人非人
其所發也有無在已其所藏也又曰有而后求無而后非便是所令皆所
好此便是恕恕字非又深一層只在政治上看藏身不恕便是所令反所
好不能喻諸人便是而民不從滙參喻字宜著眼雖桀紂之君在上其所

布為條教者亦是要人為善去惡而神志不相聯屬百姓亦非有心拘他
 却只如不會懂得雖三令五申無益也又曰通節扼要處全在其所令三
 句故節末仍以未之有也喚醒乃知感應之權其道在恕其原仍是一誠
 愚按藏恕承誠字說來不恕不喻正與誠求必中反正叫應喻字承所令
 而言不恕者不是所令不合理只無如其不喻何與誠意章揜著無益亦
 相應可知君子必誠其意語脈暗貫未嘗斷也蓋當其自欺走失不覺時
 甚易到了藏身不恕無以喻人罅漏百出末路收拾却又甚難必誠其意
 尙鑒茲哉題鏡三人字俱指國人不兼家人家齊在修身內了愚按脩齊
之機不脩不齊之弊關係於國處俱已面面勘透因用故字直接出治國
在修身以齊其家蓋章內言家處俱含一身字言身處便含一家字滙參
通上文言理言心言效言事而總結之應轉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復三
引詩以咏歎之愚按修身齊家本前章來而前章原未正說只一反揭本

章誠求提出修齊骨子。仍未見初終次第。故又三引詩云云。沈虹舟曰。父子兄弟。夫婦。而家道正。是三節所緣為張本。宜妻子和兄弟。而因以順父母。是三節所循為次第。輯語家之齊。其效在父子兄弟。齊家之難。却在夫婦兄弟。而夫婦尤難。兄弟之尤。未有不一起於閨房妯娌之際。故齊家之本。始於夫婦。中庸引詩。必妻子合。而兄弟翁。而後父母順。孟子引詩。必刑寡妻。至兄弟。而後御家邦。皆是此理。翼註宜者情誼。浹洽。無少攜貳。愚按宜字淡而有味。不見好處。却毫無不好處。恰得如此。便好再添一節好處。也是剩。蒙引第二句宜家人。不復說女子。就治國者言。沈虹舟曰。是君子宜於妻子。蓋王化起於閨門。翼註教國人。即以宜家言。題鏡而后。是難詞。不可說快了。盧玉溪曰。可以教國人。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雁參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故天子歌蓼蕭之詩。以燕諸侯。而以宜兄宜弟美之。亦以儆戒之也。翼註教國人以宜兄宜弟。

言愚按上兩引詩。俱落在教國人上。上之所以教。即下之所為法。而法殊未易言。引詩是從民法之逆追上去。而歸於其儀之不忒。題鏡儀詩本作威儀。引來却重儀刑儀法意。精言其儀不忒。詩以一身言。傳者引之。便兼一家儀。則說愚按正是四國。謂上以教四國。而四國法之上兩節言家人言兄弟不及父子。乃齊家之事。家之難齊。先夫婦而次兄弟也。此言父子兄弟。乃家齊之事。齊家之成功。以父子而兼兄弟也。中有中庸妻子好合。二節道理在。雁參其為父子兄弟足法其字。即詩中其儀之其字。自合屬君子。愚按君子以父子兄弟之道為之身。而教之家者。皆足為法於民。沈虹舟曰。君子之足法。以身定之。君子之為父子兄弟。仍以家定之。須知父子兄弟。乃槩括孝弟慈而言。輯語今世人。家孝弟。媿睦者。亦在在。有之。然禮法未明。制度未備。則不足法。翼註民法之。謂截然整齊。無少參差。盧玉溪曰。父子兄弟足法。是儀不忒。民法之。則四國正題鏡三。而后反覆咏歎。

正與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句緊應愚按三引詩是修身緊要次第是齊家緊要開頭亦是教國人一定節次沈虹舟曰三節全用點化之法桃天宜家說之子此以為君子曹風其儀指威儀此以為父子兄弟之足法有月移花影之妙韞語引詩皆補詩意所不及最得引伸之妙桃天參肅止言家而神出國鳴鳩其儀句指身正是句指國而於中補家總於言外指點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意修身為齊治之本恕字成教之要領三詩咏歎總鞭辟向藏身之恕滙參前已通結此就三詩約略指點愈見得家國之相通而齊治之理一此謂云方是結經文愚按三引詩不止見齊治相因而非修無以為齊亦一併註明上章此謂身不修云云本章其家不可教云云兩反揭至此總正面落了地頭饒雙峰曰治國平天下兩章皆說恕恕有首有尾藏諸身者其首及人者其尾此言有語已無諸已是要人於修已上下功夫其重在首下章所惡於上母以使下等是要

人於及人上下功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方蛟峰曰此章是治人之恕下章是愛人之恕語類忠只有實心直是真實不偽到應接事物也只是推這箇心去直是忠方能恕若不忍便無本領了更把甚麼去及物

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或問其國已治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已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愚按國未治時不是不去平天下只是隔越層次其事難言到得家齊而國治然後平天下道理方有可說處再提起孝弟慈來說以此三者乃家國天下人心之所同此處便暗藏著矩字或問人之所以為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等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踐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沈虹舟曰恤孤句胡不云上幼幼而民興慈蓋以慈母所不學俱能者上固不足以言行下亦不足以云效故變文曰恤孤曰孤則非其子也不倍倍字從孤字生來所謂孤誰則遺之非吾

父即吾兄。棄之不恤。是為倍。父兄有故。舊之遺孤而不恤。亦即為倍。故舊愚接。須知孝弟慈三者。早是合著。眾人同然之心。故躬行於己者。既至而民翕然應之。蓋真知實踐是齊治底本領。翕然應之。是齊治底效驗。語類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云云。下面接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似不相續。如何。曰。這箇便是相續。絜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老。各得長其長。各得幼其幼。若但興起其善心。而不使之有以得遂其心。則雖能興起。終亦徒然。如政煩賦重。不得以養其父母。又安能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使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得題鏡就國人之同心。知天下之無異。困學錄。矩者人心所同。天理之極也。文集先有此箇本領。效驗然後有以為地。而致其絜矩之功。愚按。矩是死字。絜是活字。絜矩之道。承上效驗。進步說。有字。承上本領。進步說。無上面本領。效驗。進步說。一步不得。有上面本領。效驗。不進這一步也。不得是以字接。箇甚緊。却要清楚。語類。絜矩

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天下之後。到這裏也是節次成了。方用得。沈虹舟曰。前章言躬以化之。此章言政以處之。非治國無政。但不到平天下。不能盡矩之用。與絜之神。故此二字。直至此章發作。於絜字見恢之。而廣於矩字見歛之。而密於道字見斟酌。又用之善。韓慕廬曰。君子之所及者愈大。而所操者愈密。語類。人治一家一國。尚且有照管不到處。况天下之大。所以反反覆覆說。不是大著心去理會。如何。照管得。愚按。大著心去理會。不是曠曠蕩蕩。泛求之於廣。且遠。只是將遠近人情。俱收在吾心中。要約處。包括無遺。蓋就上老老三句中。已看得天下之人情。總不出一矩字中。此絜矩之道之所以有也。但有字分量。却隨君子用之。而有大小。看下文先說同好惡。然後進而說慎德。再進而說仁人說忠信。實是一步步說。向要約處。乃是有字。一步步踏著實地。即方寸間。而該四海之廣。八荒之遠。沈虹舟曰。絲毫不走。趨茲為矩。家國如此。天下亦如此。此從人心上

理會得繩墨之一是矩也。又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才是矩。缺上一角便不是。此必於天下上完成箇形勢之全，乃一大矩也。一是矩在而我絜之一，是絜之而恰成矩。困學錄次節懸空畫一絜矩樣子，與人看見必如此四面八方都到說統君之於民，施其所欲則一唱而百和，故欲知民之好也，易施其所惡，則敢怒而不敢言，故欲知民之惡也。難愚按：不知其所惡，連那知好底亦踈漏缺略，而不完備。特提所惡者為所好，推極言之也。語類知處在前面，老而民興孝，便已知民之好惡與已同。這處是推緊要在毋以字上，又曰絜矩只是自家心裏暗度，那箇長那箇短，所謂度長絜大。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無彼己之異，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前後左右皆然待前底心便折轉來待後待左底心便折轉來待右，條辨於下必用箇便字於上必用箇事字，章句體貼其意，用箇無禮不忠字，若前後加長先幼後相

似故用先字從字，左右又平等，故用交字。此便是事理當然，處心不可有一針之差。語類上下前後左右及中央作七箇人看，便自分曉。絜矩則是一人耳，或問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均平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沈虹舟曰：上下前後左右畫出矩字極精，六所六毋以畫出絜字極精。題鎮虛設模樣，未著平天下說。平天下意可我在後，或問夫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信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豈有不平者乎？輯語吾於句股測量比例之法，而益明絜矩之道。蓋矩立於此，而天下高卑遠近跛側奇零之數，皆得而正之。其器至一而其用愈引愈廣，使此器分線根本有毫秒之差，以之測算皆不合矣。愚按絜矩者，喫緊是要同民好惡，蓋民之好惡原從孝

弟慈之心來同民者以大公為心此是有絜矩之道最淺顯底一節故先言之題鏡詩是燕享樂章滙叅元后作民父母平天下者本自有父母斯民之責又曰好惡二字固無所不該但通看傳文及章內前後前二節云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章末云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則所好所惡即從孝弟慈起見好之惡之其政事之大者亦不離財貨上均平如飽煖安逸得遂其孝弟慈之願者民之所好也則為制民常產必使仰足以事俯足以畜是即所好好之饑寒困苦不得遂其孝弟慈之願者民之所惡也則為輕徭薄斂毋使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是即所惡惡之沈虹舟曰我之好惡即人之好惡是為推己以及人以及人之好惡為我之好惡是為大公而無我人之待其子未有不無我者故如此則為民之父母其所以知民之好惡在是者由我而推也其遂以為我之好惡者無我之盡也語類此乃求仁功夫此處正要着力若仁者則

舉而措之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者矣問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不待推矣。若絜矩正恕者之事也。先生領之。或問小註實實打從政事上做出。方是民之父母。責成君子能自為父母處。與下辟僂同觀。輯語民之父母四字。人自習焉。不察得此之謂三字。喝醒。方見當此者。鮮。愚按章句補民愛之如父母句。為得衆字伏脉。題鏡節彼南山有自表其尊。自崇其勢。意巖巖。有自多其險。自失其平。意赫赫。師氏著其罰。存其氏。正見不當徒以威震也。赫赫須說得危悚。指之而有餘畏。方見不平於上之意。又曰。民有好。瞻之以遂其好。有惡。瞻之以釋其惡。愚按位在則然。故民具爾瞻。仰之為瞻。則悠然而有思。疾視亦為瞻。則隱然而可虞。題鏡提起有國者。見更重於師尹。須借師尹之不慎。說入困學錄。能絜矩與不能。在慎與不慎而已。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一句。喝得做切。滙叅不慎則不能絜矩。而辟為天下僂。正見不可不慎。黃洵饒曰。此辟字即八章辟字。血脉貫通。

處。愚按為天下。伏失眾字之脈。精言好惡同民。便得眾。辟便失眾。遂引
文王詩。以得眾失眾。結之。愚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得民則得天命也。儀鑒於殷。峻命不易。失民則失
天命也。引詩只重一師字。未喪師便克配上帝。命之全繫乎師也。如此。今
則殷既喪師。而天命去矣。後王宜鑒於殷。而思峻大之命。不易保也。夫天
命之得失。即國之得失也。然則得眾失眾。而國之得失。由之。好惡洵不可
以不慎也。紹聞編要。玩二則字。章句能存此心。而不失云云。體詩文儀鑒
於殷之意。足傳文。不可不慎。語意翼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言好惡不可
不慎也。而德尤好惡之原。故先慎之。愚按從好惡同民。追入根原細密處。
乃就有絜矩之道。轉進一步。說蓋躬行不從格致。誠正來。不能使民翕然
於仁讓。絜矩不從格致。誠正來。亦不能運天下之事。如臂指。絜字。勘進一
步。則矩字。亦勘進一步。蓋矩有定理。而絜無定象。只看人君所論。何如耳。

題鏡辨公私。嚴理欲。戒嗜好。防燕昵。對下財用說。愚按同民好惡。離不得
財用。而財用之公於人。及私於己。此心之出入。即德也。防燕昵。即逗著用
人意。恰妙。慎德根原在誠意。誠意緊要是慎獨。戒欺求謙。步步入細。則慎
德。所以有德翼註。有德要入公好惡在內。題鏡有德者。理明於格致之後。
可以通天下之志。心公於誠正之後。有以同眾人之情。故能公好惡。而得
人心。沈虹舟曰。下四句。不是為德鋪張。乃為人士財用。言其有相因之理。
有不可強致之勢。玩此字。可見語類德便是明德之德。自家若意誠心正。
身修家齊了。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若湯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
人有土。翼註。有人有土。須兼歸之保之說。或問。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
而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沈虹舟曰。從慎德說到有財。便可接入後節。而
必說出有用。見財不可無遠。為生財大道。伏脈。又見財非積而不化。近為
聚散之得失立案也。存疑民之所以遂其好惡者。只在財用上。人君所以

不能與民同惡者。亦只在財用上。故繼之以此。匯參四。此有見。即此便有。不待他求。又見非此不有。無可虛構。語人土財用。看似四件。然人土是財之出處。用是財之行處。四件原只一件。題鏡上三節言好惡。言得衆。言得國。此於三件上面推出一箇德字來。於三件下面推出財用來。四此有。每句。縮重上截。直歸到德上。沈虹舟曰。平平敘來。本末已見。愚按。德者本也。言德爲慎。好惡之本。財者末也。言慎德以公。好惡則財自然有。末非末務。猶言末稍末流。是自德生來之義。本末字從上節體味而出。許東陽曰。財固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但當修德爲本。愚按。有德而有人。有土氣盛源廣。本大者其末自茂。語類後世非無有志於天下國家者。却只就末處布置於本原上。全不理會。問絜矩如何。只管說財利。曰。畢竟人爲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殘害人。亦只是這箇。蒙引財用在天地間。只有此數。上既聚歛。則財歸於上。民窮無所出。自然相侵相盜。而却

奪起矣。語類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以德爲外。而橫征暴斂。民便效之。相攘相奪。是上教得他如此。翼註此爭奪還是民自相爭奪。題鏡此是下二節之綱。以下俱從爭奪層層推出。集解是故二字承上爭奪進一步。言內末之不能有其民。與有德有人相反。重上句。下句只作一反照。春秋外傳曰。王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愚按。布之上下。便是散有偏少處。則多處爲聚。易大傳何以聚人曰財。愚按。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君之財不封一已。而流通於天下。其積之者未嘗損。而民情日益親附。集解兩則字甚緊。見得失關頭全在於此。又曰。是故二字承上民散。又進一步。言內末之並不能有其財。言悖或泛言。或即指君言。俱得。或問鄭氏以爲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集解兩亦字重。空言尚且必報實利。豈能甘心。愚按。始之爭奪於下。終之遂爭奪於上。蓋尊親之誼既薄。而悖言之出。不能保其不反。即獨封之財。安能長據耶。集解重下截。以上截相形。愈悚。困學錄外

本內末四字直貫三節。一意反覆。一節緊一節。將外本內末之害直窮到盡處。以見有國者之斷斷不可外本內末。吳氏曰：慎德而有人，有土與財散民聚，能絜矩者之得也。內末而爭民施奪，財聚民散，惇入惇出，不能絜矩者之失也。精言慎德便是善，外本內末便是不善。故引康誥而以善不善結之。或問：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題鏡承上與結上不同，結上者須以上文入講，若承上則在過接處帶來耳。因上文與承上文又不同，承上者緊連說下，因上便非緊連之謂。謂其言之有因，非突然發端。愚按：文王詩結與民同好惡之意，此於同好惡之上尋源慎德，又於同好惡之中指實財用，所謂申言之益深切也。饒雙峰曰：此得失本前得失來善則得，亦得衆得國，不善則失亦失衆失國。愚按：兩則字危悚，却不是倏忽轉移之意，不惟天心慎重爲善不到積厚處，天不輕予，而且天心仁愛爲惡不到腥聞處，天亦不輕奪。

惟其不輕予奪，人且習而生玩，惟其習而玩也，日積日甚，往往迫於不容不奪，乃有未可予而姑予之，甚至無可予而姑待之，傳者不得不以危悚之詞發人深省。若君心主宰，與天心主宰處，默默相契，卽百度皆得，否則百度皆失，彼此去取全在人主方寸間。然欲慎德者，不是一人獨力可成，世間不少善人，引進得一二人，與之商確治術，默默心術，到得功夫純粹，則可與言仁矣。列國之臣無見及此者，而立言或得其近似，如楚書與晉舅犯之言，皆可節取也。楚王孫圉聘於晉，晉趙簡子鳴玉而相問，楚白珩之爲寶，王孫圉對云：無以爲寶，與上財者末也。句作點染，題鏡此只引起下句耳。楚有觀射父能作訓辭，左史倚相通典故，可以點實。愚按：點實又要撇開，只借寶善醒出不外本而內末之意。若是善人必輔其君，以不外本而內末之道。昔秦穆公以得國勸晉公子，公子之舅狐偃字子犯謂之曰：亾人無以得國爲寶，而仁其親以爲寶，不寶得國而寶仁親，亦合於

不外本而內末之意也。沈虹舟曰：白珩、金玉也。無以得國為寶，即財所出之士也。愚按：善字引動所愛所惡之人，仁親引動愛子孫黎民之仁人。沈虹舟曰：二節列康誥，界外亦有意。二書霸國權謀，非帝王大略，特以與不外本而內末相發明，而仍與秦誓連接輝映，化工之筆也。愚按：天抵用人是國家不可少之事，而人君用人，便是他心曲中一箇外影。心向那一路，便用那般人。故秦誓所稱兩人者，吾因以規君心焉。滙叅味，若有二字與下文一路想像之神，直貫注以能二字，自合專就休休有容一面說。翼註斷斷今六字作一句讀，斷斷即形容其無他技也。誠一就貌言，猶云一味樸實頭也。無炫飾曰誠，無枝葉曰一。只是不以技能自炫而已。他字宜玩大臣稍有露才揚己底意思，譬如身上添了箇贅瘤。又曰：斷斷句就外貌說，故下以其心二字轉語。其心二字略逗，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亦作一句讀。休休即形容有容也。盧玉溪曰：休休字其意深長，有淡然而無欲，粹然至

善之意。淺說淡然而無欲，而天下之物無不包，粹然至善，而天下之善無不納。滙叅不止曰有容，而曰如有容，即此休休意度，空洞無外，令人形容不盡之辭。兩焉叠注之神，可想。題鏡如有包容，一世涵蓋萬物，度量輯語，如有容。從休休中得其意象，有技五句，在有容句生出。愚按：有技，才之可見於用者，若已有之，欲盡其用也。滙叅不以才不自己出為嫌，展布之以盡其用，愛惜而不枉其材，俱可從此四句中體味而出。愚按：彥美士謂其美之彰於外，聖通明謂其道之曉於內。陳三山曰：聖字專言之為眾善之極，對眾善言則止於通明之一。滙叅彥聖大約有德者，愚按：有德之人，其好處待推說而出，好之不啻如口出，則不惟言聽計從而薦達於君，亦可知己。蒙引不啻若自其口出，重於若已有之，蓋以其賢之大小而異其待之之心也。輯語又找實能容之句，與上如有容句相應，乃從有技五句中得其精神，必高下大小各盡其材，各當其分，而後謂之能容。看有技二句，便

見其下面纖悉無遺。看彥聖三句。便見上面極高極大者。我又能盡其高。大則高大更過之矣。其中有明通公溥。裁成器使之道。在愚按以能二字。跟能容說。題鏡有之容之相度。所以有能保之相業。愚按保子孫。即保國。保天命。而子孫繼之也。黎民字與前民字應。紹聞編尚亦有利哉言。大臣好賢樂善。薦得許多才德。都來輔佐朝廷。行好政事。立好法度。子孫世守不變。所以能如此。題鏡亦字哉字。有無窮欣幸之神。愚按秦誓言此。以見其人可好愛。子孫黎民者。宜舉宜先。此謂賢人人之所共好者也。以下又說箇不善者。彼見有技之人。易以形己之短。故媚嫉以惡之。彥聖之人。美彰於外。則善氣迎人。易以引君當道。心地通明。則言詞曉暢。專欲漏啟君心。違之俾不通。吳季子曰。媚嫉者疾其所長。惡則併其人而憎之。違者不行其言。俾不通。則併沮其事而敗之。引蒙違之俾不通。尤甚於媚嫉。以惡之。彼妬忌之人。見小賢則小惡之。見大賢則大惡之。其待之亦有淺深。

紹聞編此人妬賢嫉能。沮遏得善。人不許進用。其所引用。布列庶位者。都是他一樣。姦邪小人。互相蒙蔽。君上顛倒。曲直正人。排逐無敢在朝。指言其失者。以是任意行私。蠹政害民。雖傳到子孫。手裏還是他。引進底人。一向得用。一番過了。又引一番。蟠結蒙蔽。雖有一二正人。得進朝來。被他眾口誹謗。人君亦自難辨。雖有英明之君。被他人眾把持住了。亦難張主。以此子孫黎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愚按秦誓言此。以見其人可惡。宜退宜遠。此謂不善人之所共惡者也。沈虹舟曰。六經中論相。臣賢奸之情狀。莫悉於秦誓一節。相臣之有容者。亦只是無我。其不能者。反是。愚按有容之人。與媚嫉之人心術相反。其進退互為勝負。有容進則媚嫉退。媚嫉進則有容退。只看人君用舍如何耳。惟仁人云云。傳者緊承秦誓節。而探原於君心也。此下四節。就德者本也。申明一遍。自慎德以來。便是從心上做功夫。但功夫雜而不純。未到真實無妄處。未可以言仁。惟仁人有真切愛。

子孫黎民之心以爲之主。又成就至公無私無私之心以爲之用。乃是慎德功夫做到完粹處到了仁人則所謂絜矩之道有藏於密而不可窺者矣。只有好人惡人是其外面流露處。沈虹舟曰：天下之治亂在庶官。庶官之賢否責相臣堯得舜舜得禹皋陶不必盡人而舉之也。誅止於匹凶不必盡人而放流之也。翼註：不蔽於私故明足以別賢奸不撓於欲故斷足以神舉指愚。按用有容不過用之而已其用之果決處亦難爲形容。故就放流一面說而仁人之全量俱見。卽愛人一句亦從放流照出。翼註：放流之不使在朝廷也。送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不使在內地也。紹聞編恐其近則投閒投隙夤緣復進。或問：仁人之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故必遠而置之無入之地以禦魑魅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以禁伏凶人使不得檢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

乎其間也。愚按：仁人只爲愛人便不教媚嫉之人得至其前。不幸而從前媚嫉之人已稔其惡。大拂其愛人之心。則深惡而痛絕之。蓋由愛生惡卽以惡成愛。題鏡能字照下看。愛惡之公與拂性反。愛惡之至與命過反。愚按：非仁人則不能斷然於愛惡之際。故愛與惡乃分途而立。而皆不能如其分。條辨四箇不能字。章句云：君子而未仁。只緣去不盡用。君子恐妨已欲退。小人恐不遂。已私看本文舉而退一折有多少。遲回顧慮在語類不能先。先是早底意思不能決用之意。翼註：悠忽懈弛。故曰命寬縱誤事。故曰過。過是太過之意。此等人乃將就處之。便太寬縱了。愚按：此以其不慎之故。與慎而未至之故。故曰未仁。至若前所云辟於好惡者。直將本心明德錮蔽而侈然以自用。題鏡人之所惡卽妨賢病國之人。上節之不善字也。人之所好卽容賢利國之人。上節之賢字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須緊切用人。盧玉溪曰：仁人能好惡。不過順人之性。今拂人之性非不。

仁之甚而何。沈虹舟曰：好善惡惡，人之公心。乃黎民所與同禍福者，而民之所好惡之民之所惡好之，所以為天下僂也。精言前路亦言好惡公私。此節章句獨言好惡公私之極。極字從仁不仁字來。仁則純乎理而無欲，不仁者純乎欲而無理。紹聞編：南山有臺二節，略言好惡之公私而已。至此說盡其理，故為好惡公私之極。愚按此三節，直從心曲微隱處判斷公私源頭，與前但言公私之事者不同。故曰：極極字就功夫純粹時說。蓋功夫未純粹時，猶夾雜二三，至此而好惡公私之幾判。柏廬講義：仁人之德，貽及子孫，黎民不仁人之菑，即不免於逮身。說當下得失相去十分警切。精言仁便是忠信，不仁便是驕泰。故總言大道而以忠信驕泰結之。愚按大道章句云：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修己即明明德，居其位者之修己則本章之慎德也。治人即新民，居其位者之治人即本章之絜矩也。蓋平天下之道在絜矩，矩之絜必先以慎德。慎德以絜矩者，明明德於天下之

大道也。總本章上文通結之以歸於忠信節，首有字至此結穴。故本節點有字。又按得之忠信乃慎之極致，即上節所謂仁人也。發已自盡則愛根於心，循物無違則愛周於事。前云得衆得國得天命，其得也在絜矩之後。猶作兩件說。此忠信以得大道，則天命已在我矣，不必再說天命云云也。驕泰乃不慎之極致，即上節所謂拂人之性也。矜高而不愛人，是顛倒好惡之由。侈肆而任己私，則顛倒好惡之甚。語類初言得衆失衆再言善不善，意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平天下一章，其事如此廣濶，然緊要處只在這些子。愚按前言大著心去理會，蓋心不大則包括不來，故必從家齊國治方說向平天下來。至此則緊要處只在這些子。將好惡看到藏密深曲處，不必復向好人惡人上索解。然用人正是人君心術發露處，專利與不專利，又以用人為緊要關頭。故此更提聚斂之臣與務財用之小人，諄諄示戒。饒雙峰曰：此得失字串前

兩箇得失字而言。愚按此秦誓四節結穴。即是前面十餘節總結。德者本也。句申明至此。透露極矣。是長國家者所當務。而財用則不可務也。生財以下五節。又就財者末也。句。另作一脚。以申明之。大道節。要從忠信。以得大道之仁。人說來。仁者有德。而有人氣盛源廣。又為民盡心於生財。固亦自有大道在。或問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崇本節用。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滙參有大道從外本內末者。意中轉出。見自有正大之理。沈虹舟曰。得一節。然後知散財不禁其生財。而生財要非以聚財。又曰。財者土之所生。然無其生之者。山林藪澤。而外其可耕者。俱為不毛之土矣。愚按有土既已有人。又分之以職。而加游惰之禁。則生之者眾矣。紹聞編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自夫耕婦織。以至商通貨財。工作器用。無非生財之人。而農居十之八九。雖臣妾閭民。未有無所事者。

又安得有游民間。或有之。則先王必有以禁之。周禮載師云。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又云。民無職者。出夫布。朱子謂前重後輕。前以待士大夫之有上者。後方是待庶民宅不毛為其為亭臺也。田不耕。為其為池沼也。民無職事。卿大夫所養浮泛之人也。先王之法。其禁絕游惰如此。而於力本者。則又有勸有相。有補有助。生之者安得而不眾。愚按無嗜欲。故人無所僥倖。而朝無倖位。又人化其德。而皆不養游民。則食者寡矣。紹聞編古之官。不若後世之冗也。又必度德定位。因能授事。食不浮於人。故祿易給。而財不費。後世官不擇人。非才倖進者既多。而宗戚寵倖。旁門尸冒者尤眾。冗官之下。復有冗役。掖庭恒以萬計。尚方作者供事大官。陛楯虎士。恒以數千計。食之之眾如此。而民窮失業。則生者又未必能眾也。財烏得不匱。愚按有德以孚人心。則人心踴躍。我又不興非時之役。以閒之。則為之疾矣。紹聞編書曰。食哉惟時。王制

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凶札則無力。政是民一歲之間。除此日數外。無非力田之時。以言乎一家。則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一時在田。無不齊力者。以言乎衆家。合力。則成王戒命農官之詩曰。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惟耦。言其及時。而作萬人為耦。於三十里之間。耕者相望。其勤於農事。上下之間。同心一力。氣象可想見也。愚按源廣故資之也。裕欲寡。故出之有節。而况加以經制之方。不鄙嗇。亦不濫費。則用之舒矣。紹聞編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秒。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制國用必屬之冢宰者。以上自王躬。下至百司庶府。其用財須有式法。非道揆大臣主之。則法守易為人所撓也。五穀皆入。然後豐歉可以盡見。每年所入。分為四分。其三分為當年所用。一分擬為儲積。遞三年總得三分為一年之蓄。

通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也。量入為出四字。乃萬世用財之道。漢高帝始不守此法。而度官用以賦於民。則是因出以制入矣。高帝躬先節儉。猶未見其害。至子孫循襲此制。用度漸廣。則征斂日多。欲如古人食不能人三鬴。則詔王殺邦用。可復能乎。蘇子瞻謂為國有三計。而以古人制國用之道為萬世之計。以一歲僅支一歲為一時之計。以量出以為入。用衰世苟且之法為不終月之計。然衰世苟且之法。雖支撐目前。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况急於征斂。寧無他變。謂之無計可也。題鏡生聚為疾。是務本以開財之源。食寡用舒。是節用以紓財之流。四之字俱指財言。精言則字矣。字見只此便已。恒足何消。外本內末。題鏡恒足。兼常變豐凶。言愚按此言經制之方。乃溥徧於上下者。對外本內末者。下鍼則以足國為說。或問小註以足民為主。方合下義。利好仁之旨。精言仁者。即至公無私。忠信以得大道者也。愚按仁者愛人。而好惡同民。則有人有土。而於財之所由出。

又有經畫令其溥徧於上下財散民聚安富尊榮當前即是所謂以財發身也語類仁者不是特地散財買人歸己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尊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仁者只務聚財不管身之危亾也沈虹舟曰人主大率爲身謀而不知貴爲天子則已統天下之身爲己之身故散財乃所以得民而得民卽所以發身要非仁者先無通天下爲身之念終止於謀其身而適以亾其身也精言不仁者便是拂人之性驕泰以失大道者也或問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登財之效也愚按兩句是下三節之綱好仁節申言以財發身之效也語類問如何上仁下便義曰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愚按仁在心做出來便是義下之好義其心亦是仁翼註下好義以忠其上且就民心寬說如云感恩懷德致其尊君親上之誠終事就在公之務畢力以圖其成說愚按如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相似想見

其上之安富尊榮有發身之效此處頓住與前財散民聚句相應蒙引其事其財皆指在上者言翼註力出於民者且不自愛矧財屬於君者敢生覬覦乎愚按以財發身而財亦爲我有與前面財聚民散下轉悖出意相應以此之得且兼得形彼之失且兼失爲外本內末者進一步喚醒滙叅三未有故作層折以決言其效之必然實則只作一句讀沈虹舟曰在下以終事奉公爲義在上則以不與民爭利爲義君民上下之相接原純是義其所以相接處則仁又曰就愛一邊言仁似殊於義就公一邊言則仁便是義愚按上好仁以愛其下必使之飽煖安樂遂其孝弟慈之願此爲民父母者之職卽是義也義中之利上下同之義亦未始非利也題鏡世人好言財而不好言仁卽是好言利而不好言義此亦未聞先哲之良規古今之炯戒爾故引孟獻子之言以儆醒之孔疏按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駢駢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而此別

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
記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造猶納也士不用冰故知卿大
夫也上若願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盤可也同禮天
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凌冰室也鑑盛冰
之器也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盤冰金仁山曰伐冰斬冰也然
斬冰有國之事若卿大夫則受冰之家非斬冰也豈卿大夫喪祭則取冰
於公故謂之伐歟或問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為利者也既已食君之
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
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金仁山
曰百乘卿大夫采地之大者因官食地故曰采地采官也說統聚斂之豆
欲剥下媚上必於常式之外多增數目正賦之外別立科條日久歲深增
者不可復減一時作俑遂為生民無窮之禍或問聚斂之臣利民之膏血

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
誠惻怛寧亾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益臣
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
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
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題鏡傳者引此聚斂二字
上與財聚意相關下與務財用必自小人相照側重方得本旨應參三段
雖似平列而語勢趨重不畜聚斂之臣觀與其二句再致丁寧可見况聚
斂與前後脉相關不獨以獻子身為百乘之家立言宜有輕重也翼註獻
子言有家而傳者說到國上見家國一理也愚按家國天下勢雖殊而利
不可專其理則一不以利為利以義理言之而利害亦在其中看與其寧
字有悚然為戒之神含未節意在內其實以聚斂之臣為人君戒尚是第
二重只是用聚斂之臣乃人君病根伏於心曲而不可援故特引言以戒

之居業錄以義為利。非將義去求利。只是義則無不利也。修於己。心廣體
 胖。推於人。民安物阜。利孰大焉。愚按兼終事守財。意在內亦好。條辨兩以
 字。當下只認義不認利。兩為字。只縮在兩以字內。作一層看。愚按獻子有
 見於利之不為利而義之利。上下同之。不畜聚斂之臣。云云。即移以為長
 國家者言之也。亦可。沈虹舟曰。因上文聚斂之臣一語。乃知向者犯眾惡
 而用之之人。其必有以中主心者矣。務財用是也。說統長國家三字。重看
 曰。長國家原不少財用。何以猶汲汲於財。第小人欲媚其君。多借此為進
 身之階。故曰必自小人。愚按小人術極淺陋。不足以惑人。只財用二字。最
 易動人。人主心中。先有以利為利之心。故與小人見面。投機愈染愈深。人
 人皆知小人之淺陋。而獨彼為善之此。一點錯。乃是千古人君墮落之根。
 自古國家興衰。卜於人君之一心。卜君心之趨向。只在君子小人進退之
 間。方其善之而未使也。忠臣碩士。以為與喪關頭。相與力爭。謂君有回心。

則國家事。一中人持之足矣。故良言苦口。多在此時。但禍机尚伏。而不見
 人君每厭人言為多事。於此而冀其不使。蓋岌岌乎安危之介。判於頃刻
 矣。小人之使為國家句。見過此一關。再無收矣。此小人即上節所謂聚
 斂之臣。說統曰。自者。咎小人倡導侈心。皆其罪也。曰。使者。咎人君假借大
 柄。乃自貽後患也。題鏡塞財之源。而壅財之流。違天地之順運。而天高必
 至。殫民之力。而竭民之膏。戕生靈之性命。而人害必起。愚按前言悖入悖
 出。即是人害之苗。到此更進一步。盧玉溪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
 斂。則失人心。而干天怒。故菑害並至。菑由天降。善自人作。既已並至此時。
 雖用君子亦晚矣。愚按善者字。從彼為善之轉來。見彼所善者非善。而此
 乃善者也。語類善者如而今說會底。精言才足以經緯天地。力足以運旋
 乾坤。倉卒疑難中。指揮立辦之人。吳季子曰。是亨屯傾否之人。然到此亦
 無如之何。愚按事經小人做壞。教真箇善者出來。亦没法救得。蓋天地之

機剝復相尋如勢未極於上而復已起於下善者之力猶可以徐起而勝之及其事窮勢極天地之戾氣既有全力以相乘而善者以其未盡之一陽與之爭勝必無幸矣沈虹舟曰有宋王安石以興利惑神宗諸賢貶斥殆盡引用章以啟童蔡後雖有李綱一人無救於汴京之陷而北轅之變慘焉精言宋之李伯紀明之于廷益所謂善者也土木蒙塵廷益有再造之功徽歛北狩伯紀無回天之力非伯紀才不逮廷益所遭時勢不同耳嗚呼天寶之亂萌於慎矜諸姦靖康之禍胎於惠卿諸蠹徒使忠臣智士平時則披肝瀝胆而不間臨變則隕顛舉踵而無救而彼昏不知自謂得計不至身國俱盡豈不可哀盧玉溪曰此所謂獨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也或問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坊人猶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

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瘵而根柢蹙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愚按性天生人復為之生物以養人財用實天地間一大事然仁讓相先而財用為天下之大利貪戾成風而財用為天下之大害一讓一貪實關天地之舒慘惡得不為世運之大防以利為利即治國章之一人貪戾故此反覆申明而又結之曰不以利為利利害明而義理益瞭然矣故又曰以義為利也夫以利為利之害傳者只以務財用言之猶未盡其變態若夫曹操移漢祚而君臣道喪孔明仗義討賊亦只比於春秋子突之義而不足以迴既倒之狂瀾此亦善者無如何之明驗也凌夷至於五季歷唐及宋而此倫始正中間為禍幾及千年吁可畏哉然曹操移漢祚可謂計利而得利矣而其

後司馬氏乘之屠戮之慘。即曹氏子孫受之。彼徒知貪此天位。而先壞了君臣一倫。故其禍中於後代也。傳中引舅犯之言云。小人無以為寶。以得國為至戒。蓋早已見及此矣。夫從善如登。必以有為之力赴之。而其氣始聚。從惡如崩。但以頹靡之勢趨之。而其氣愈散。以始聚之氣。當愈散之氣。所謂仁勝不仁。猶水勝火。試觀古來衰敗之運。一小人倡之。眾小人附之。氣燄甚熾。似莫能敵。一當天吏問罪之師。而潰敗不可收拾者。理勢之必然也。傳者申明財者末也。至此明暢極矣。若夫以義為利。即是絜矩而推其由。非慎德而忠信之仁人。不能沈虹舟曰。平天下總離不得身。即離不得心意。知故好惡從誠意來。好惡不辟。從致知來。慎德忠信。直指正心誠意。自首迄尾。總是一條大線索。愚按以義為利。就新民上。便具大學全副本領。亦結盡大學全篇。大學全篇托要處。在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一句。帥天下以仁。即明德也。民從之。即新民也。就仁字而精言之。非格

致誠正之功。不足以及此。就仁字而顯言之。上以誠求之心。感下以誠求之心。應翕然一道同風之盛。即至善也。章句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看經文。知止節定。靜定慮幾。簡節次。暗暗透過。誠正修齊。治平界分。去有。大半得力處。誠意傳心。廣體胖。暗暗透過。正修界分。去有。大半得力處。可見章句之言。信而有徵。又君子必誠其意。作不了語。貫下數章。直至忠信。以得大道。則誠意之功已成。有無所用其力之妙矣。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四
三
三

大學
卷
三

三

家
藏
印

